

所有
爱

消
失
的
地
方

「英」米歇尔·亚当斯 著

Michelle Adams

余莉 译

MY SISTER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MY SISTER



所 有 的 爱
消 失 的 地 方

〔英〕米歇尔·亚当斯 著

Michelle Adams

余莉 译

有些人童年就走丢了，直到成年之后才把自己找回来……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所有爱消失的地方 / (英) 米歇尔·亚当斯著; 余莉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3
ISBN 978-7-5596-1436-0

I. ①所… II. ①米… ②余… III. ①推理小说-英国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07904号

My sister

by Michelle Adams

Copyright © 2017 by Michelle Adam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Madeleine Milburn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所有爱消失的地方

作 者: (英)米歇尔·亚当斯 译 者: 余 莉
责任编辑: 夏应鹏 特约编辑: 王周林
产品经理: 梅 子 版权支持: 张 婧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0千字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75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436-0

定价: 4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 010-57933435/64243832

目 录

第1章	1
第2章	6
第3章	12
第4章	19
第5章	29
第6章	33
第7章	41
第8章	50
第9章	57
第10章	67

第11章	71
第12章	78
第13章	85
第14章	96
第15章	105
第16章	111
第17章	118
第18章	127
第19章	134
第20章	148

第21章	155
第22章	161
第23章	165
第24章	169
第25章	180
第26章	185
第27章	190
第28章	198
第29章	206
第30章	215

第31章	221
第32章	230
第33章	235
第34章	242
第35章	257
第36章	265
第37章	271
第38章	278
第39章	286
第40章	289
第41章	297

第 1 章

电话“嗡嗡”地响着，就像蟑螂在床底凿洞。明明没有危险，可我感到害怕。这种害怕就像睡前听到敲门声——总会带来坏消息，或是近在眼前的杀人犯，正要实践某种幻想。我转头，看见睡在身边的安东尼奥。他全身赤裸，只有臀部搭着一张白色的被单，就像解开的宽外袍。他的呼吸舒缓又平静。我知道他做的是美梦，因为他在咂嘴；而且，他肌肉抽动的样子，像极了一个满足的婴儿。我看了一眼闹钟上发光的红色数字，2:02，这是一个警报信号。

我慢慢地伸手去拿电话，瞥见屏幕上显示着：未知号码。我按下绿色接听键，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欢快的声音。但欢快是骗人的，只有笨蛋才会上当。“嗨，是我。你好啊。”见没人回答，她又说，“听得见我说话吗？”

瞬间，一阵寒意蔓延到身上，我不由得把被单往上拉了拉，盖住胸部。我的左胸比右胸低一点点，这便是脊椎侧凸十五度造成的美。那是艾丽的声音，我知道是她——我与不堪回首的过去仅有的联结。我费尽心机在我和她之间凿了一道深深的裂缝，可是，六年之后，她终于还是从裂缝中爬了出来——像在泥土中蠕动的虫子一样——找到了我。

我抬起手，打开灯，照亮房间里那些漆黑的、满是怪物的角落。

把电话拿到耳边时，我能听到她的呼吸声，它从阴影里爬过来，等着我开口。

我转过身背对安东尼奥，翻身的时候，臀部跟着抽搐起来。“你想干什么？”我强装镇定，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信一点儿。过去的经验告诉我，这种时候不能客气，也不能激动，这样才不会刺激到她。

“和你说话啊，你可不准挂我电话。你干吗这么小声？”我听到她咯咯的笑声，就好像我们是久违的朋友，好像这是两个年轻的傻姑娘之间的正常对话。可我和她都清楚，并不是。我应该不顾她的威胁，毅然挂掉电话，可我做不到，已经太迟了。

“现在是半夜。”我能听出自己的声音在颤抖。我确实在颤抖，在艰难地吞咽。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沙沙声，她应该是在看表。她现在在哪里呢？这么晚了，她要干什么？“其实已经是凌晨了，不过管他呢。”

“你想干什么？”我又问，感觉她撬开我的皮肤，正在一寸一寸地往里面爬。

艾丽是我的姐姐，是我恍若前世的记忆里唯一的姐姐。每一次回忆从前，我都像透过被大雨淋湿的窗户观望窗外一样，眼前一片模糊。我甚至不确定那些记忆是不是真实的。二十九年的时间，足够让一切天翻地覆。

三岁的时候，我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人生。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冬天的寒霜已经融化，附近森林里的动物开始告别冬眠，出来觅食。我身上裹着厚厚的羊毛外套，里面也穿了很多层衣服，关节都没法儿动弹了。那个生我的女人，一言不发地把羊毛手套戴在我的手上。多么特别的三岁记忆啊。

她带着我走过一条干燥的泥巴路，路旁杂草横生。一辆车在前面等着我们。我发育较晚，或者，说得准确一点儿，身体的某些部分根本就没有发育，比如我的臀部，只是一个被松散的筋腱托起来的难看的窝。我还不大会走路。她把我推到后座上，将我绑住，我一点儿都没有反抗，至少，我觉得我没有。也许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这全都是大脑耍的把戏，只是为了让我觉得自己还有过去，让我觉得在那次人生里，我还有父母，还有除了艾丽以外的人。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还记得妈妈的脸：和我的很像，只不过要老一些、红一些，唇边长满了像蜘蛛网一样的唇纹。可有时候，我又不太确定。不过，我能确定的是，她没有给我留下最后的忠告，教我怎么做个好孩子；也没有给我一个蜻蜓点水式的吻，支撑我挺过难关。如果有，我一定会记得，不是吗？她用力地关上车门，退开一步，任由姑妈姑父载着我离开，好像这是世间最平常的事。当时我就明白，有些东西结束了。我被送走、被放逐、被抛弃了。

“伊里尼，你在听吗？我说我想和你说话。”艾丽尖锐的声音像刀锋一般迅速地传过来，将我扳回了现实。

“说什么？”我小声说。一切又开始了。我能感觉到她就在我身上，正慢慢地滑回原位。

电话那头的她吸了一口气，试着平静下来：“我们多久没说过话了？”

我又离安东尼奥远了些，不想吵醒他。“艾丽，现在已经凌晨两点了。明天我还要上班，没有时间说这些。”虽然既可悲又徒劳，但我不得不试一下。最后的挣扎，为了远离她。

“骗子。”她吐出一句。于是我知道，我还是惹怒她了。我掀了被单，把双脚伸出床外，拨开挡在眼前的刘海儿，握紧电话放到耳

边，听见自己的脉搏在猛烈地跳动。“明天是星期天，你不上班。”

“拜托了，你说你想怎么样吧。”

“是妈妈。”她如此随意地说出了这个词，就像朋友间的昵称一样，这让我很震惊。在我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太陌生的词了，因为我是被抛弃的。她说“妈妈”，好像我认识“妈妈”似的，好像“妈妈”是属于我的一样。

“她怎么了？”我小声说。

“她死了。”

我的呼吸停止了片刻。她不在，我又失去她了。我用满是汗的手掌捂住嘴，而艾丽在等我回应。见我不说话，她最后问道：“那么，你要来参加葬礼吗？”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我却没法儿回答。因为对我来说，妈妈只不过是一个概念，一种幼稚的愿望，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可是，好奇心驱使着我，还有些事情我需要知道。

“也许吧。”我结结巴巴地说。

“不要勉强。你不想他们，他们也未必想你。”

我多么希望这句话伤不到我，但即便过了这么多年，一想到并不会有人在乎我的存在，我还是感到痛苦。“那你为什么还叫我去呢？”我说。此时，我意识到我那自信的面具已经滑落。

“因为我需要你啊。”她说话的语气，就好像很惊讶我居然还不明白似的，好像她不知道我一直在躲避她的电话似的。我换了二十三次号码，搬了无数次家，就是为了让她们找不到。这一次我逃离了六年，是目前为止最久的一次。可是，她一出现，我就变得软弱，被她需要让我觉得很无力。真容易被摆布啊。“伊里尼，你还欠我的。我为你做过的那些事，你都忘了吗？”

她说得没错，我确实欠她的。我怎么能够忘记呢？也许我们的

父母抛弃了我，但艾丽从未接受这一点。她这一生都在试图爬回我身边，有她在，我的过去总是乱七八糟，就像风暴后的废墟。“不，我没有忘记。”我一边说，一边转身看了一眼还在熟睡的安东尼奥。我无奈地紧闭双眼，假装这样就能让一切消失。我不在这里，你看不到我。真幼稚。我紧紧地抓着床单，一滴眼泪顺着眼角流了出来。我想问她这一次是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一定是有人告诉了她。也许是杰米玛姑妈，她是唯一在我生活中扮演母亲角色的人。如果她还会接我的电话，我倒要打给她问一问，让她体会体会被家人背叛的滋味。

“如果你要来的话，明天给我打电话哟，”艾丽说，“我希望你来。别让我亲自去伦敦找你。”我还来不及回答，她就挂了电话。

第 2 章

我坐在床边，不知所措，看着时钟上的数字由 2:06 变成 2:07。短短五分钟，六年的努力就付之东流。如今，艾丽又回到我的生活中，就像从未离开过一样。我站起来，脚步踉跄，这通电话似乎把地心引力都改变了。我穿上睡袍，紧紧地系上，避开床尾那个被塞得鼓鼓囊囊的旅行袋。安东尼奥一定在计划着去什么地方，而且很可能不带我去。

我把他的旅行袋推到一边，穿上我的羊绒拖鞋。这是安东尼奥送给我的礼物，在一起的三年里，安东尼奥送了我很多礼物，这就是其中的一件。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后来，现实开始悄悄露头。一想到艾丽随时可能出现，并毁掉我的一切，我就寝食难安。当然，他那时还对她一无所知，所以，当他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以为送点儿礼物就有用。此刻，看着他睡在我们过去生活的阴影中，旅行袋像以前那样收拾好，我才意识到，再多的礼物也缩短不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命中注定摆脱不了艾丽，再怎么逃也逃不掉。她又回来了，回来摧毁我的一切。我一直都知道，她的出现就是我的毁灭。

我悄悄地滑到层压地板上，走出了卧室。这里是布里克斯顿某个黑暗的角落，我就住在这座压抑的封闭式房子里。站在升降窗口前，往下看，街道笼罩在一团阴影里，街上空无一人。远处，一座

座旧房子像拼图一样融为一体。温暖的城市灯光如同一个明显的记号，提醒着我身在何处。这座城市真大，大得能让人一进来就迷失自己。

如果安东尼奥醒了，他会抱着我，听我说完话，然后对我说：“一吐为快就没事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学会了这套说辞，就像某些人刚开始学习一门新语言，就不顾场合地乱用俚语。在当前的情形下，那些词句太过普通了。就像那一次，我告诉他，艾丽曾经杀死一条狗，一条她自己养的狗，他还在说：“一吐为快就好了。”好像只要说出来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好像那条头凹下去的狗会跑回来，伸出舌头，像“托托”一样活蹦乱跳。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家。全都是狗屁。

我走下木梯，一只手扶着墙，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移动，摸索着往厨房走去，心里想着，我的妈妈死了。

我站在操作台边摆弄一个沾着酒渍的酒杯，把杯底的几滴基安蒂红葡萄酒转来转去。然后我把酒杯放到一边，从橱柜里拿出两个马克杯。拿杯子时，我尽量发出声响。也许声音能把安东尼奥吵醒，也许他会过来陪我坐下，像往常一样告诉我一切都会好的。那一套还不赖，能缓解艾丽回来给我造成的惊慌。我甚至朝卧室走了一步，他的存在确实减轻了我的孤独。可是，我想起了地上的那个旅行袋，它在等着他离开。于是，我又悄悄打开橱柜，将第二个杯子放了回去。他这是要离开我了吗？也许吧。我想，这都是命。他走了以后，我就得习惯孤独。我往咖啡机里放了一些咖啡豆，等到机器上的灯变成红色，我端起杯子低啜一口，咖啡还很烫，蒸汽喷到我的脸上。

我沿着墙走，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然后，我坐在那张毫无创意的玻璃桌前，开启了电脑。我喜欢新家具，喜欢这些没有历史、

没有故事的平庸物体，这些东西就算丢下也不会觉得可惜。我把杯子放在旁边，打开浏览器，疲惫的脸庞映在冷淡的蓝光里。我看着屏幕，一动也不动，仿佛连呼吸也没有。我在做什么？我真的要去吗？正想着，忽然听到身后传来类似脚步声的响动，我转过身去，希望那是安东尼奥。可是，身后空无一人。我向后靠，抬头望了望楼梯，再检查一遍，可我来的地方仍然只有一片黑暗。我又转头看着电脑，在搜索框里输入“爱丁堡”，想搜搜看还剩下哪些航班。此时，我仍然不确定自己做这样的决定时是否足够清醒。我真的要回去吗？下一条搜索框：“往返还是单边？”

“你在做什么啊？”安东尼奥问。

“妈呀！”我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喊道，“别这样不声不响地站在我身后。”我的心怦怦直跳。

“天哪，伊里尼，”他踉跄地往后退，很惊讶的样子，“在黑暗中偷偷摸摸的人可是你啊。你吓死我了。”他站在那里，穿着一条白色的运动短裤——对他来说小了些，手里还拿着我的一只高跟鞋当武器。他说：“你在做什么呢？”声音像巧克力一样腻，像我的浓缩咖啡一样浓。

“上网查点儿东西。”我说，感觉仍然喘不过气。他挪近一点儿，把鞋放在桌上。他靠过来的时候，我闻到他皮肤上残留的源于我的香水味。他的双手擦过我的双肩，见我没推开，又擦过我的脖子，接着，他的手指滑过我的乳头。他一向喜欢触摸的感觉。就算生我的气，他也希望我靠近他。

“放松，好吗？深呼吸。”他说着把指尖捏进我的皮肤里。我还记得一个小时前我们在干什么。我希望可以回到那个时候。因为吵架后做爱会让人尴尬，双方很难再有轻松愉悦的感觉了。他倾身向

前去看屏幕，双手继续揉着我的肩膀。然后，他停下来看着我，脸上闪过一丝不相信的神情。“你这是要去哪儿吗？”

我又想起了他那包整理好的行李，想着我要怎么问他同样的问题。可我并没有问，只是又喝了一口咖啡。我很高兴，因为我不再是孤单一个人了。“卡桑德拉死了。”我说。

他过了一会儿才想起这个名字，因为他并不经常听到。想起来以后，他蹲下来问道：“什么时候死的？”我的睡袍滑开了，双腿露了出来，那道伤疤的末端也露了出来。他一只手重重地揉着我那条较弱的左腿，一直摸到那道厚厚的红色伤疤上。然后，他看了一眼我的脸，想观察一下我的反应。我茫然、沉默，就像一张白纸。我抽开身，他问：“怎么死的？”他的指尖刺激到了我臀部那凸起的血肉。

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我并没有问艾丽我们的妈妈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她是死在睡梦里，还是死在血淋淋的车祸中。我不知道她是痛苦地死了，还是平静地死了。我本想说，因为不在乎，所以我没有问，可是我知道，我是在乎的。我仍然在乎着，哪怕我花了二十九年的时间尝试不去在乎。

“我不知道。”

安东尼奥并没有追问，虽然我知道他不能理解我的冷漠。对于家庭，他有太多自己的信念，而这些信念都基于婚姻。可是，即便经历了昨天晚上由我引起的争吵，他还是没有离我而去，并且原谅了我。我们吵架，一开始是因为他对家庭琐事漠不关心，到后来，又是因为我不愿意生孩子。

“你要去吗？”他问。

我耸了耸肩。本来有太多理由可以不去，这一次我仍然可以逃避。换电话号码，在艾丽找到我住处之前搬走，假装我不欠她什么。但如果我去的话，爸爸会告诉我一些真相，我就能知道他们为什么

把我送走，把艾丽留下了。我怎么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呢？

“我觉得你应该去。”安东尼奥说着伸手去碰鼠标，查找可乘的航班。他选了下午3：30的航班，然后将光标转了一个圈，以引起我的注意。“这个不错，你下午晚些时候就能到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我明白，在他的信念里，我只有去才是对的。我一边用颤抖的手点开链接，一边说：“把我的钱包递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我选了单程票。可是很快，我的信心就减弱了。安东尼奥没有要陪我去的意思。也许他倒是很高兴能有这样的空间。也许我们彼此都需要空间。

“好了，回床上去吧。”他说。

我们一起往回走。安东尼奥走在前面，拉着我的手，好像我是一个初次与人发生关系的小女孩。回到床上，他将我抱在怀中。他出门在外的时候，我总是想念这样的拥抱。我依偎在他的怀里，多么希望还能有以前那种感觉，可是没有了。他的触摸很不自然，好像我们是两块凑不到一起的拼图玩具。而且，他的陪伴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让我的过去变得模糊了。

我看着时钟，已经是凌晨2:46了。无论我如何反抗，时间已经放慢脚步，正一步步地将我拉往万劫不复之地。很快，它便会开始倒数，嘀嗒、嘀嗒，嘀嗒、嘀嗒……直到我回到那个沉默的女人身边。她本该是我的妈妈。此刻，在漆黑的房间里，在安东尼奥的怀中，我在想，我都干了什么蠢事啊。

我应该告诉艾丽我不去的。我应该不去理会那个聒噪的声音——“我欠她的”，应该像十五年前一样，逃离她。我逃走的时候身上穿着睡衣，脸上挂着泪，手臂上流着血。那时我就知道，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是离开她。那天发生的事迫使我们分开，可也正是那